

THE MISERABLE MILL

LEMONY SNICKET

# 波特莱尔大冒险

## 糟糕的工厂

[美]雷蒙尼·斯尼科特 著 李可琪 译

4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THE MISERABLE MILL  
LEMONY SNICKET

# 波特莱尔大冒险

## 4

### 糟糕的工厂

〔美〕雷蒙尼·斯尼科特 著 李可琪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6573

**THE MISERABLE MILL by Lemony Snicket**

Text copyright © 2000 by Lemony Snicket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

by 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's Books  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糟糕的工厂 / (美)雷蒙尼·斯尼科特著;李可琪  
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  
(波特莱尔大冒险)  
ISBN 978-7-02-012307-0

I . ①糟… II . ①雷… ②李… III . ①儿童小说—长  
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 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20323 号

责任编辑: 卜艳冰 仲召明 任 战

封面及内文绘图: 刘鑫锋

封面设计: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 政 编 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  
印 张 4.5  
字 数 72 千字  
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307-0  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 - 65233595

致贝特丽丝



我的爱翩飞如蝴蝶，  
直到死亡像蝙蝠飞扑而下，  
就像诗人埃玛·蒙特纳·麦克尔罗伊所写的：  
“就是那么结束的。”

# 1.

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望向肮脏的火车窗外，  
凝视那片阴沉黝黑的费南特森林，  
怀疑自己的命运究竟会不会变好一点。



在你生命中的某些时刻——事实上，就快到了——你会发现自己正在读一本书，并且注意到书本开头的第一句话通常会提示你，这是哪种类型的书。举例来说，一本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从前有一家狡猾的小金花鼠，住在一棵空心的树里。”这本书讲的大概就是一群会讲话的动物做了各种恶作剧的故事。如果开头是：“埃米莉坐在桌前，望着妈妈为她准备的蓝莓小蛋糕，但是她对于即将到来的树屋露营感到太紧张了，所以一口也吃不下。”那么这个故事写的大概是一群曾经拥有欢乐旧时光，又爱咯咯傻笑的女孩。而如果开头是：“加里闻着他崭新的捕手手套上的皮革味，不耐烦地等着他最好的朋友拉里到街角来。”这本书说的大概就是男孩们汗流浃背地赢得某个比赛奖项的故事。不论你喜欢的是恶作剧、欢乐旧时光或是比赛奖项，你会知道该选择哪本书来读，至于其他的，就可以丢到一边去了。

但是，这本书的开头却是：“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望向肮脏的火车窗外，凝视那片阴沉黝黑的费南特森林，怀疑自己的命运究竟会不会变得好一点。”你应该可以分辨出这个故事和加里、埃米莉，或是狡猾的小金花鼠家族的故事大不相同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波特莱尔家的奥薇特、克劳



斯和桑妮的人生，与大部分的人非常不同；他们的人生充满不幸、恐惧和绝望。他们没有时间恶作剧，因为苦难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；他们没有欢乐旧时光，因为他们的父母死于一场可怕的火灾；而他们唯一赢得的奖项，大概是某种悲惨特别奖。当然，让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遭遇这么多麻烦是极不公平的，但故事就是如此。所以现在我告诉你，故事的开头将会是：“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望向肮脏的火车窗外，凝视那片阴沉黝黑的费南特森林，怀疑自己的命运究竟会不会变得好一点。”假如你不愿读到令人不愉快的故事，最好现在就把书合上。

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望向肮脏的火车窗外，凝视那片阴沉黝黑的费南特森林，怀疑自己的命运究竟会不会变得好一点。从不时发出爆裂声的扩音器里，传来火车即将抵达破碎镇的广播，他们的新监护人就住在那里。他们不禁怀疑，世上有谁会愿意住在这这么阴暗又恐怖的乡下呢？

波特莱尔家十四岁的老大奥薇特，向外望着丛林中的树木，这些树木非常高大，几乎没有分枝，所以它们看起来简直就是金属管子，而不像是树。奥薇特是一个发明家，当她把头发用丝带扎起来时，总是能在脑中设想出一

些机器和机关。往外注视这些树木的时候，她开始思考能让人爬到树顶的装置，即使是完全光滑的树身也行得通。十二岁的克劳斯往下看着盖满了褐色块状苔藓的丛林地面。克劳斯最喜欢读书，现在他试着回想从前读过的有关破碎镇苔藓的书，看看其中是不是有任何一种是可以拿来吃的。还是婴儿的桑妮则注视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，覆盖在丛林上方的天空就像是一件湿漉漉的衣服。桑妮有四颗尖利的牙齿，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用它们来咬东西，现在她正热切张望着四周，看有没有可以咬的东西。但是，即使奥薇特开始设计她的装置，克劳斯想着他的苔藓研究，桑妮开合她的嘴巴做咬前运动，他们也不禁觉得费南特森林看起来是如此无趣，他们的新家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“多么可爱的森林啊！”波先生赞叹道，一边用白手帕捂住嘴咳嗽。波先生是一位银行家，自从波特莱尔家遭遇那场大火后，他就负责料理这个家的事务。但是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他做得并不太称职。他最主要的两个任务是：为孤儿们寻找好的寄养家庭，保护孤儿们的父母遗留下来的庞大财产。直到现在为止，每一个寄养家庭都成为“一场大灾难”——这个字眼在这里的意思是“一场包含悲剧、诈骗以及欧拉夫伯爵的彻头彻尾的麻烦”。



欧拉夫伯爵是个可怕的人物，他想把波特莱尔家的财产据为己有，因此用了所有他能想到的卑鄙手段来窃取这笔财富。一次又一次，他都差点要成功了；但是一次又一次，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都揭穿了他的阴谋；可是一次又一次，都被他逃脱了——而波先生每次会做的，就只有咳嗽而已。现在他带着孤儿们来到破碎镇，我要痛心地告诉你，欧拉夫伯爵将带着另一个卑鄙的阴谋出现，而波先生又将再一次让人失望，甚至没有提供一丁点帮助。

“多么可爱的森林啊！”波先生咳完又说了一遍，“我想你们在这儿会过得很好，我希望如此。因为我刚在莫瑞特财务管理中心升职了，现在是硬币部门的副总裁，从今以后我会比以前更忙碌。假如你们在这儿又有了麻烦，我就得在拨出时间帮你们找另一个新家前，先把你们送去寄宿学校，所以请你们好自为之。”

“当然了，波先生。”奥薇特回答，却没补充说明她和弟弟妹妹总是行为良好，但这并没有带给他们任何好处。

“我们的新监护人叫什么名字？”克劳斯问，“您还没有告诉我们。”

波先生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，眯起眼睛看了看。“他的名字是吴兹先生……库先生……我念不出来，发音又长又

复杂。”

“让我看一看行吗？”克劳斯要求，“或许我能念得出来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”波先生边说边把纸收起来，“假如它对大人来说都太难，对小孩而言就更复杂了。”

“巴！”桑妮发出尖叫。就像许多婴儿一样，桑妮的牙牙学语通常让人不知所云，这次她大概是说：“可是克劳斯读过许多复杂的书！”

“他会告诉你们该如何称呼他的，”波先生继续说，就像桑妮从未讲过话一样，“你们可以在幸运味锯木厂的办公室里找到他，听说那里离火车站很近。”

“您不跟我们一起去吗？”奥薇特问。

“不，”波先生回答，并再度用手帕捂住嘴咳嗽，“停靠破碎镇的火车每天只有一班，假如我下了车，就得留在这儿过夜，明天就赶不回银行上班了。所以，我会放你们在这儿下车，待会儿我要直接搭回程的火车到城里去。”

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忧虑地看着窗外，他们不太高兴就这样被放在陌生的地方，好像自己是被派送的比萨，而不是这世上最孤苦无依的三个小孩。

“假如欧拉夫伯爵出现了怎么办？”克劳斯小声问道，



“他发过誓要再找到我们的。”

“我已经详细告诉你们的新监护人贝克先生……杜威先生……欧拉夫伯爵长什么样子，”波先生说，“所以，假如欧拉夫伯爵乔装出现在破碎镇，休先生……盖克先生……就会立刻通知警察局。”

“但欧拉夫伯爵总是伪装得很好，”奥薇特说，“人们通常都很难认出他来。唯一能认出他的方式，就是他脚踝上那个眼睛刺青。”

“我也把眼睛刺青的事告诉他了。”波先生不耐烦地说。

“但是欧拉夫伯爵的手下们呢？”克劳斯问，“他通常都会随身带着至少一名手下下来帮他做坏事。”

“我也向锯木厂的主人……先生描述了欧拉夫伯爵所有的手下，”波先生边说边翘起一根根手指，数着欧拉夫可怕的同党们，“那个有铁钩手的人，那个有长鼻子的秃头，两个满脸都是白粉的女人，还有那个圆圆胖胖看起来不男不女的人，你们的新监护人随时都会注意他们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你们可以联络我本人，或是我在莫瑞特财务管理心中的助理。”

“哇！”桑妮发出忧愁的声音，好像在说：“真是令人不安。”但是谁也没听见，因为火车抵达破碎镇的汽笛声响

起了。

“我们到了。”波先生说。在孩子们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，他们就站上了车站月台，目送火车朝向阴沉黝黑的费南特森林继续开去。火车渐渐看不见了，火车引擎发出的噪音也越来越模糊，很快，这三个孩子真的是完全孤独无依了。

“好吧！”奥薇特边说边提起装着一点点衣服的小包，“我们去找幸运味锯木厂吧，去和我们的新监护人见面。”

“或至少去弄清楚他的名字。”克劳斯发愁地说着，牵起了桑妮的手。

假如你曾经计划过如何度假，就会发现拥有一本旅行指南是很有用的，指南里会列出值得拜访的有趣且美好的景点，并提醒你抵达时该做些什么。破碎镇并没有被写进任何一本旅行指南里，当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一条街道时，他们立刻明白了原因。街道两旁有一些小店铺，但是它们都没有窗子。有一家邮局，它的旗杆上没有飞扬的旗帜，只在杆顶挂了一只旧鞋子。邮局对面是一面延伸到街道尽头的高大木墙，墙中间有一扇高高的木门，门上黏糊糊地潦草写着“幸运味锯木厂”。人行道旁从前可能种着成排的树木，现在只有一堆堆高耸的旧报



纸。总而言之，所有可以使一个地方变得有趣或美好的事物，在这里都成了枯燥或让人讨厌的东西。假如破碎镇曾被列在某本旅行指南里，那么在你抵达时该做些什么的有用提示就会是：“离开”。可是，这三个孩子不能离开，所以奥薇特叹了一口气，领着弟弟妹妹来到木门前。她正要敲门时，克劳斯碰了碰她的肩膀，说：“你看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回答。奥薇特以为弟弟在说门上的字是“幸运味锯木厂”，如今他们站到门前，才明白为什么这些字看来又黏又潦草：原来，这些字是用一块块嚼过的口香糖拼贴在门上的。除了我从前看过用死猴子拼成的“注意”标志外，“幸运味锯木厂”算是世界上最恶心的标志了。奥薇特本以为弟弟想说的就是这个，但是当她转身去表示赞同时，却发现克劳斯看的并不是那个标志，而是街道的远处。

“你看！”克劳斯又说了一次，这回奥薇特明白他看见什么了。他们两个站在那儿没说一句话，专心盯着破碎镇街道远处的一栋建筑物。桑妮正在检查那些口香糖上的一些齿痕，当她的姐姐哥哥都安静下来时，她也抬起头来看。在这一小段时间里，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就只是这样看着。

“这一定只是巧合。”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，奥薇特开

口了。

“当然，”克劳斯紧张地说，“只是巧合。”

“哇泥！”桑妮也同意，但是她并不相信。事实上，三个孩子没一个相信。孩子们站在锯木厂门前，看到街道远处有另一栋建筑物，就像镇上其他的建筑物一样，它没有窗户，只在中间开了一扇圆门。但是，这栋建筑物的形状和油漆方式，让孩子们看得目不转睛。建筑物是椭圆形的，顶端插着一根根弯曲细瘦的杆子；椭圆形的外围漆成棕色，里面漆了一个大白圈，白圈里还有个小绿圈；小圆门前的小台阶也漆成黑色，所以它看起来好像是绿圈里更小的一圈。简而言之，这栋建筑物看起来就像一只眼睛。

三个孩子看看彼此，又看看那栋建筑物，然后再看看彼此，一起摇了摇头。虽然试着说服自己，但他们仍然不能相信，就在自己要住的镇上有一栋和欧拉夫伯爵的刺青一模一样的房子，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？



## 2.

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来到灰色建筑物的门前，  
克劳斯又看了一眼地图，点了点头，扬手敲门。  
过了好久，门嘎吱嘎吱地开了，  
出现了一个满脸疑惑的男人……

自己读到一个坏消息，远比让某个人直接告诉你要来得更加糟糕，我可以肯定你一定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当某个人告诉你坏消息时，你只听了一次，然后一切到此为止。但是，当坏消息被写下来时，不管是写在信上还是报纸上，或是用毡尖笔写在你的手臂上，你每读它一次，就仿佛一次又一次地接到那个坏消息。我曾经爱过一位女士，因为许多原因她不能嫁给我。假如她亲口告诉我，我当然会很难过，但是事情终究会过去。然而，她选择长篇大论地把坏消息的每个细节记录下来，写成一本两百页的书，我的悲伤就变得深不见底。一群信鸽为我带来这本书，我彻夜读着它，一读再读，就像我亲爱的贝特丽丝在我生命中的每个昼夜都带给我坏消息一样。

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一遍又一遍地敲着木门，小心不让指关节碰到那些用嚼过的口香糖拼出的字，但是没人应门。后来他们试着推门，发现门没上锁。门后是一个宽敞的泥地院子，地上有一个署名给“波特莱尔家”的信封。克劳斯捡起来并打开它，里面是一张纸条，上头写着：

收件者：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

发件者：幸运味锯木厂



主题：报到注意事项

随信附上幸运味锯木厂的地图，从这里面可以找到你们三人免费寄住的宿舍地点。翌日早晨请随同其他员工一起到职，幸运味锯木厂的老板期待你们刻苦勤奋地工作。

“‘刻苦勤奋’是什么意思？”奥薇特在克劳斯的肩后，眯起眼睛看着纸条问。

“刻苦和勤奋指的是同一件事，”克劳斯回答，他在书上读过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，“就是要努力工作。”

“但是波先生没有提到在锯木厂里还要工作，”奥薇特说，“我以为我们只是住在这里。”

克劳斯眉头深锁地看着那张用口香糖粘在信上的手绘地图。“这张地图还挺清楚的，”克劳斯说，“宿舍在正前方，就在仓库和锯木厂中间。”

奥薇特往前看，发现院子的另一头有一栋没有窗户的灰色建筑物，忍不住说：“我可不愿意住在仓库和锯木厂中间。”

“听起来是不怎么样，”克劳斯承认，“但一切都还不能确定。锯木厂或许有复杂的机器，也许你会有兴趣研究